

初級組 中二 趙悅婷

《觸摸自己的臉》

塵世間，若一著不慎，則滿盤皆輸。可現實卻不容我們斟酌的未來。留予我們細味的，只剩萬紫千紅，扣人心弦的回憶。

因此，我總愛觸摸自己的臉。

我臉變幻莫測如曼衍雲朵舒張之態，亦與回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，煞是有趣。

「觸摸」一物本為微妙，在回憶的點綴下，更謂耐人尋味，端倪難察，令人百思不解。

猶記起當年尚為童稚，不管自己貌寢與否，同學的一句「你今天真美」已能叫我喜上眉梢。

那時，我不由自主地拍拍自己紅潤的臉蛋，心裡喜孜孜的，少不更事地莞爾而笑，嘴巴花了老半天仍合不攏。這簡直與瘋子不遑多讓。

儘管當時童騃無所識，但，那觸摸，儼然為平庸的白畫紙添上一抹絢爛的色彩，兩色相互影襯，蔚成趣觀。

惜天濛濛亮，童年回憶就像朝日殘星，倏指可數，亦短促如朝露。

歲月似細沙。人欲抓捧，它卻悄然從隙縫處溜走，盡顯其輕狂。

然而，它不像磨沙般，對自己的臉呵護備至。

畢竟，歲月是無情的。

回憶，卻不容它所吞噬。

一次，臉上宛若微末細枝的一道傷疤，使我登上了學校的「舞台」。路經碰面者，無不煞有介事的一番問候。

多喧賓奪主的枝枝節節！

我嘴角一撇，心裡暗暗好笑，一仍舊貫，摸摸自己的臉。

只摸著臉上鼓起了一道軌，讓我駛離縮胸怕事的過去，向前方的旌旗挺進的軌。

人總要成長。

歲月又如膏藥，不論臉上淡妝濃抹，抑或半點疵瑕，一概能遮，不留半點殘跡。

回憶，卻亙古長存，不容膚淺世物所磨滅，使我們永不淡忘。

可錯用膏藥，後效隨時適得其反。

這豈不是老生常談？凡人與愆尤總是出雙人對，形影不離。

而我掩飾之技，亦不及此般爐火純青。

謊言搔母耳，它動輒叱咤，叫人不可向邇。

寒風颯颯拂我面，甬猜了，迎面而來的又是一巴掌。

各人霎時屏氣斂息，周遭似乎一片死寂。可我思緒紛雜如駟輪，其音迴蕩於心曲。

我深歛氣之聲頃刻劃破沉默，微顫的手下意識的輕撫著炙熱火燙的臉。

臉猶屬己，觸感卻差天共地。

此剎我臉頓成墓碣，我童心的墓碣。

人生之嘗，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？

可我們就是歲月的傀儡，它必引領世人踐履迂迴曲折的人生路，使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碰釘子。

悲戚之苦確乎難以啟齒，此際朋友就成了唯一的避難所。

可知音難求，孤僻的我只聞身邊人假惺惺之呢訾。身陷險局，他們均不屑一顧，相見亦形同陌路。這無疑是雪上加霜，可謂跟當前全球暖化問題相抵觸。

我登時一愣，張口不能言，心突感慌亂，不由分說便往自己的臉捏去。

恍惚中我摸到了那本該隱形的臉。

這宛如被截肢者仍感肢體猶存的幻覺。

我默無語，仰長歎以歛吁。

噫！這豈不是世態百味？

我只欲細啖淺嚐。

孤寂似奇韻，縈繞心坎只擾諸思，與悲憤相牽，包袱之重頓時添。

儘管如此，歲月不准我口詈呼，只許我心嘀咕。

毋庸置疑，無聲勝有聲。

驀地，眼前空洞頓變朦朧。

周遭風光何其旖旎，芳草萋萋甚美，我卻無暇欣賞。

有謂人生苦短，可其中硯磊卻多的是，美事亦有如曇花一現。

回憶猶如美事之餘燼，已成明日黃花又如何？小極皆為秀物。

即使過去做了一場春夢，抑或一切只是遐思，亦無憾。

「摸臉」之趣，今日方知。

我手猶如滴水，滴答間，於碧波蕩漾的腦海中泛起層層漣漪，彷彿正譜寫著悠揚樂章，為我的過去作詮釋；卻不聞淙淙吟詠，或許是不欲礙人沈湎昔年吧。

這正是其玄妙之處。

這又有何處可謂雋永？親嘗自會心領神會。

我又不由得觸摸自己的臉。